

書叢學文光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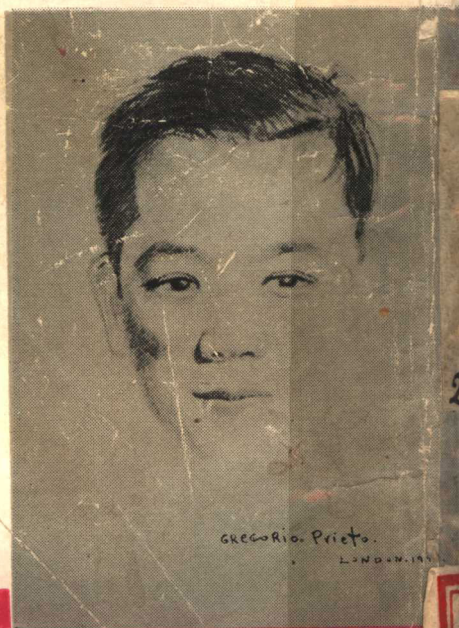
珍珠米

作乾蕭

848
44042



2



GREGORIO Prieto.

LONDON 1951

8
4
6
3
26

晨光文學叢書

趙家璧主編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

四川中路農工大廈

序

回到家鄉來很想寫點東西。不一定寫七年的流浪，連若干過去影像也有了新的顏色。然而書桌上下堆滿的是紙片，其中一部份最棘手的是已成了形的東西。今年我發奮把過去一堆先清理一下。我清理出一本短篇小說集來，又清理出一部叫「人生探訪」的遊記。這裏除了「珍珠米」一篇是應家璧兄命，臨時趕出的外，其餘都是一九三二年迄今，零星發表且已收過集子的東西。我自己也是新文藝的主顧，曾經典當而買書過的；我一向憎恨「代表作」、「自選集」那些狡黠花樣，欺負好脾氣的讀者。我如今這樣做，第一，是各文出處的原書，「小樹葉」（商務）「灰燼」（文化生活社）「落日」（良友）「廢郵存底」（文化生活社）都已絕版了。我自己的一本，如果不是一直帶在身邊，也未必還找得到。第二，十年大劫之後，我需要打開舊有箱籠，把雨水浸過，蛀虫吃過的陳貨抖一抖。大部分是早已爛成了泥，根本提不起來了。另外一些大約一見陽光，也會自行解體的。設若有一兩片足以補綻的布屑，對於什麼都丟掉了的我，也還是寶貴萬分的。這是說，看到十多年前自己的手工，我絲毫不感到得意。大部分都是我不忍卒睹的，怎麼會得意呢！儘管充滿了惋惜，撫摸還是不自

禁的。

世界一定有許多帶翅膀的天才，我却是科班出身的。我的師傅逼我黑早爬起來吊嗓子，空了肚皮翻筋斗練八段錦。到現在，我也還不適於彩排，不配上戲報子。我所塗的，都是科班裏應玩的把戲。人描一描，不過是爲把捉性格；風景寫一寫，不過是爲學習運用自然的抒情；寫創作是爲伸訴於情感，寫批評是練習分析力，練習把握要點，並把自己的意見傳達給讀者。這種乾功夫不幸輟止了七八年。我希望一九五〇年前可以把手騰出來。也許到五十歲，也許到死那天，我還須要黑早爬起來，練我的八段錦。這麼說，請不要以爲我祇甘於當個江湖技師。我有熱，有理想，有憤慨。那不需要鍛鍊，但那也並不能代替科班功夫。

說明了這點，「珍珠米」的零碎幼稚，當能邀到讀者的同情罷！

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於江灣蟹樓。

目

序

一、珍珠米	一
二、嘆息的船	一八
三、過路人	二五
四、腳踏車的哲學	三三
五、場	三七
六、愛狗者	四三
七、劉粹剛之死	四六
八、從午夜到黎明	六三

九、小說藝術的止境·····	六七
十、詹姆士的四傑作·····	七九
十一、奧尼爾及其「白朗大神」·····	一〇三
十二、想像與聯想·····	一三
十三、答辭（十二則）·····	二二

珍珠米

坐在早餐桌上，我第一個印象是咖啡杯子比往常大了一號，胖壯，深褐色的。緊跟着，鹹豬肉旁又發見了一顆雞蛋，平鋪着的日本旗。那雖是還有雞蛋可吃的一九三九，但雙份早餐裏必定有文章。

果然，胖大的義大利房東太太由咖啡熱氣後面閃出來了，笑瞇瞇着。如不是她靠嘴左角的一顆金牙，我很容易摹想當年維尼斯街上旋轉着的是怎麼蝴蝶般的一個少女。她全丟了，可是右頰上還保留着一個折磨過多少男人的小酒渦。如今，四十五以上了，那迷人的井眼變成了慰人的慈祥。可是井眼一填起來，她是個碩大嚴峻的管家婦。

「是頭一次單自去倫敦嗎？」對這問語，我感到的是驕傲，担心，與好奇。我點點頭，意思是說我連利物浦車站在城那角都不記得了；可也像是拍着胸膛說，男子大丈夫，當然一個人去嘍！我在冥想着一個月前曾經路過的倫敦：教堂的尖塔，香煙店的招牌，國會的鏤牆，勝利的雕柱，和滿是灰鴿的方場。

「到倫敦你不能不去吃你自己的飯館吧！」她的酒渦周圍似乎充滿了肯定的波浪。「而

且，讓我告訴你，最好的一家中國館子在索合方場；而且，在那飯館隔壁就是一家義大利食品店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由裙袋裏掏出一把鈔票來，放在靠她的桌邊。她眼睛亮了，使我想到地中海的夕陽。「你是好人，你不會嫌麻煩的。」她又小聲說，「上次我托張先生買，天哪，兩磅珍珠米，他給灑了多半包！」

「凡齊利太太，凡是我能做的，我都必樂意效勞。」我不記得是在那本「英美禮貌指南」裏學會的這句話了，也許還是出自什麼電影呢，總之，甜蜜蜜的，我留了多久，沒處用。這回用上了，我也怪愜意的。

「那麼，」這時鈔票已向我這邊推來。「請你給我買五先令的掛面（溫米其利），八先令的麵條（馬可柔尼），剩下的，全買珍珠米（蘇木林那）。」

她講的時候，我在想，馬可波羅真不啻去元朝的中國，帶回來這麼些吃食，而且流傳至今。我回國時帶點什麼好呢？

「都記着了罷？」凡太太很認真。

我說，「買五先令的馬可波羅……」

凡太太的笑聲中可有些愠意。「你們這些中國學生真不中用，至少劍橋這裏的！將來可

怎麼做丈夫，我替你們担心！」隨說，她隨望着我的早餐盤子。我想，也許她後悔給我的雙份了吧！我趕緊踏着拖鞋，到書桌上找出一張白紙來。

「凡太太，你說，我記。」這句話大約是女書記對上司說的，一定也是由那本「會話大全」裏背下來的。

凡太太有點高興了。我畢竟比張先生認真，她感到了釋懷。馬可柔尼，溫米其利，蘇木林那。她着重說，剩下的錢都買蘇木林那。

地中海的夕陽在門邊消失以後，我搬出剛借到的倫敦地圖來，大英博物館，狄更生故居，屠梭夫人臘人館以外，我又在索合方場上畫了個記號。

把自行車照朋友主意存在行李間後，我上了南行的火車。

兩天的倫敦令我眩暈。忽而是流線型住宅區的「瑞士茅舍」，忽而宛如回到巢嬰世界的馬可巷。忽而是一個個挺着禮服戴高帽的先生們緊張地在「針眼」裏趕路，忽而是一望無際的草原。第一次聽歌劇，第一次看舞蹈，第一次這個那個，我患起惡性的消化不良症，胸膛裏有什麼梗梗作噎。然而我沒忘了溫米其利，馬可柔尼，和蘇木林那。

那晚上可算是凱旋回劍橋了：大使館找到了，草原找到了，泰晤士報參觀了，西敏寺的「詩人犄角」憑弔了，而且，溫米其利，馬可柔尼，蘇木林那都買了。同朋友在索合方場吃

過晚飯，我們在燈光燦爛的地道車站上分了手。

乍由地道車鑽出，大約和剛下地獄不相上下。什麼都黑了。即使在溫和的英國，臘月畢竟還是臘月，冷瑟瑟的。黑和冷的總和是猙獰，嶮巖。我捧着凡太太的紙包包，我背了防毒面具；然而一九三九年希特勒連顆炸彈都捨不得丟。戰爭的惡果祇是黑和冷而已。有和平，平人張伯倫高高在上，什麼都可以不必担慮的。

排隊買到了三等車票後，我摸到了去劍橋的第九站台。隨走隨溫習着聖保羅教堂的「耳語廊」，牛津街上的瞎子樂隊，我想找個安靜角落，好好消化一下。

於是，隔了玻璃往車廂裏望。英國車廂是個人主義的樂園。不論頭等三等，頂多就容六人對坐。有的玻璃上標着「吸煙者」，有的標着「不吸煙者」。可是摸到「女客專用」的車廂時，隔窗我納起悶來。我老老實實端詳了裏面的乘客，隱約似乎看到緊握着提袋的手，挺直的胸膛上是一頂維多利亞皇朝的黑毡帽。是傷透心了的老處女？是棄婦？總之，是厭惡了男人的。婦女心理學家多麼好的考驗室！現成的，集中的！

似乎有亮光閃過，還有嘩嘩的輕脆聲音。是華麗衣裳的聲音。而且噴鼻的香。我想到周朝的褒姒。一回頭，好像一個中等身材的黑影，也在東張西望。

在一節車的尾端，我找到了一個沒有人頭攢動的車廂。我想，這裏沒有厭男的女子，沒

有煙不離口的老槍，也沒有開不得一口煙的乘客。我把一包包義大利食品先放在車墊上，便上去了。原來車廂裏根本沒有乘客。

兩小時的冥想，車掠過郊野，多大福氣！正這麼稱快着，車門響了。一個人，先把手提箱咣咣放在車廂地板上，人隨着上來了。嘩嘩的輕脆聲音，噴鼻的香，難道是褒姒嗎？

我很道學地往窗邊擠。我撫撫胸，心並沒跳，可是有點向下沉。兩小時的冥想也許不如預期的那麼順利了。但我還硬想扎掙。我追憶「蝴蝶夫人」裏那女高音的繚繞，啊哦哦——啊哦哦。我追憶「天鵝湖」裏那公子的身段。

可是，門又響了。這回先上來的是一盞方提燈。

「去腦維治的車！去大雅茂資的車！」很粗的聲音。鐵道上做事的，都必受汽笛的陶冶罷！燈光剛要移出，我驚駭地嚷了：

「去劍橋嗎？這車去劍橋嗎？」我活像個迷路的孤兒。

提燈的人大約聽出是外國人的口音，說，

「放心，約翰，第二站就是。」

門咣咣關上了。沉默到此時的同車人倒吸了一口氣說：

「喝，我也還以為上錯了車呢！」

我不知怎麼搭訕。我不能說：凡是我能做的，我必效勞。我心裏翻着那本「會話大全」。

我說：

「您對了，太太。」

對面那個很出我意外地糾正說：

「您錯了，我是一個女孩子。」

我可窘了。我摸黑翻着心頭上那本「會話大全」。這回我一翻就翻着了：

「對不起，密斯。我是初來的人。」

我原想可以回到「天鵝湖」去了，但是那裏姘接着問：

「從那兒來的？是中美洲的春尼達嗎？」（在車廂裏，她一定看我比我本人更黑了些。）

「不是，是中國。」

「中國？中國我曉得。你認識孔夫子嗎？他近來好不好？」

「他早死了。」我回答說，很生氣她的愚昧。

「我哥哥怎麼信裏沒提！」她遺憾地說。「那麼。你從中國那裏來的？」

對一個看不清楚的黑影子談天實在並不是很舒服的事，而且分外費力。你得由那聲音來

猜度說話人的臉相，態度。那聲音，那腔調，使我摹想一張薄嘴唇，很俏皮，很浮淺，很時髦的女孩子。年紀不太大。可也絕不止十五六。

「我是北京人，可是由香港上船的。」一南一北，我也覺得怪。

「哈囉香港！我曉得。」她把手由黑暗中伸過來了。沒摸到我的手，她緊緊掐了我胳膊上一根骨頭，說：「我哥哥是香港殖民政府的公務員。」

我聽了不舒服。我們直好像已有了主奴的關係。我極力糾正說：「我不愛香港，我還是北京人。香港，還是因為打仗才去的。我沒住過多久。」意思是說，別把我認作子民。

「我曉得。但是你們那裏吃貓，吃狗，還吃女孩子，對嗎？」

我是不用打算冥想。我從無意出門作國際宣傳的，但是我被逼住說話了。我想把她的話頭索性打斷了。

「小姐，你說這個你曉得，那個你曉得，可是你並不曉得。如果中國吃女孩子，那麼我媽媽怎麼會活下來，而且生了我？」

這並不能打斷她的話頭。

「並不是所有女孩子都吃。那將是不可恕的，是吃不好看的女孩子呀！」

她饒恕了中國，又嘉許了我的亡母，這真是哭笑不得。我還是願意停止這個黑暗中的研討。

「醜的美的，我們都不吃。」

「呃，」她很失望地說，「那多沒趣呀！」

這時，站台遠遠有一聲呼哨，隨之，車動了。

清東眺東，車慢慢駛入郊野了。車外除了天際的星光，是一片黑色。車窗關得緊緊的，臘月的寒風可還是陣陣襲向我的臉頰，如蜂蜇。忽然，一陣熱氣，星光不見了。車進入了山洞。蜂蜇以外還有煤屑。

「請拉下窗簾，快點！」她揚聲咳嗽着。

我一拖，窗簾滑下來了。

隆隆隆，車在山洞裏，聲音大得震耳。然而可還不能閉上她的口。

「你是去劍橋嗎？」她和車輪聲比賽着朗聲。

「對了，」我嘆。看樣子她不會屬於老實的劍橋的，所以我反問，「你呢？」

「愛丁堡！」到以後我才知道這個答案的荒唐。去愛丁堡的車站根本不對。但那時。我對英國的地理是糺糊到家了，祇知道那個在劍橋之北，很遠很遠，所以放了心。

「我已經三天沒睡好覺了。」車出了洞，她這麼一宣布，就躺在她那邊長椅上了。

我高興起來。這下我可以安靜一下了。

「你有什麼可以當做枕頭的嗎？」她問。這時，車馳過一個分站。昏黯的燈光下，我隱隱看見她的衫子似是屬於紅色澤的。她有一對尖亮的眼睛。額上垂着一撮黃的海髮。

「我沒有。我祇有一把牙刷在口袋裏。」我老實回答着。

「那個是什麼？」她指着我椅墊上的紙包。

「那是凡太太的溫米其利，馬可柔尼，和蘇木林那。」我立刻回到了地中海的夕陽。

「那是最好的枕頭，快遞給我！」她不容我分說地命令着。這是超出了我那本「會話大全」的範圍了。我不知道該這怎答復。充滿了不甘願，我把紙包包塞到對面椅子上。

「那才是個好孩子！」她學着八十老太婆的口氣說。「替我看着車站。快到劍橋差十五分，你叫我！」她一一吩咐着。

這可是盲人騎瞎馬了。我比她還急於辨識劍橋站。車站都是那麼一排長房子，月台上都幌動着紅綠燈。站丁都用同樣粗大，模糊，無起伏的聲音報站名。黑黝黝看不見車站名字，過了站可怎麼好！我忽然後悔起坐夜車了。

我幾乎把臉貼在冰涼的窗面上。玻璃上粘着一層濃重的旅行氣味。望着眨眼的星，和天

際偶爾描出的鄉村教堂尖頂發呆。白色的水門汀電桿因為貼近鐵路，所以也容易辨識。火車頭嘆嘆散着光粒。有時星星落了地，不是賊星，而是鐵道旁的溪沼作祟。

「到了嗎？」對面椅子上的聲音問。

「沒呢。」我回答，然而又奇怪。他既比我的路更遠，更偏北，要我給看着車站幹麼呢？

「你愛你的父親嗎？」她突然問。我告訴她，我父親不在了。

「慶賀你！」她馬上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哼，父親都是頂麻煩的東西。我剛甩開我的。你看我像一個私逃的人嗎？」

這話把我問個愣。我並且不安起來。

「我父親以爲我沒處可投……」她氣憤着。

「你有誰可投呢？」我一半爲她担心，一半想知道這段姻緣是有個結束的。褒姒已經有點像毛栗子了，又香，又扎手。

「有艾德溫呀！艾德溫是個足球隊長，個子大。他是踢後衛的。瞧，你瞧不見。這鑽石戒指，這耳環，都是他買的。」她的腔調有些抒情味了。她大約在想着艾德溫毛茸茸的胳膊

怎樣擁抱她了。我不想攪擾她。艾德溫的存在對我的肩頭毋寧是個輕釋。

車這時已經離了斯托福主教站，（這是後來才知道的。那時祇知道車停在一個大些長些的站上，）時候已快九點半了。

車一進站，我就伸出頸子由窗口嚷：是劍橋嗎？是劍橋嗎？並且還用了我的「會話大全」，說：

「好小姐，請還給我那紙包罷！」

紙包遞過來時，我馬上一口氣說了謝謝，和再會。

這古怪的行旅居然到了終點，我慄快起來。站台上畢竟有點亮光。我用細碎而迅疾的腳步在人叢裏鑽來鑽去，鑽到了行李房。

我領回了自行車。我把馬可柔尼，溫米其利，蘇木林那都放在車後面的坐板上。當我掏出預備好的繩子來綑綁時，一雙手由後面伸過來。

「讓我來幫忙罷！」啾啾的輕脆響聲，噴鼻的香。一片紅色上瞥着一雙尖亮眼睛。

「你不是去愛丁堡嗎？」我驚訝地問。

「我改主意了。」她說。

我沒做聲。我說什麼好呢？待紙包捆好，就推車往外走。想不到我又加添一件行李了。